



乒坛常青树

□ 王鸿

近日,有幸拜读了乒乓前辈召笑明撰写的怀念他父亲、母亲坎坷曲折革命一生的两篇长文,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对父母及兄弟姐妹们无限的爱、诚挚的情,文字流畅、真实感人。这是一份难得的传承优良家风、进行子女教育的生动教材,满满的正能量,使我受益匪浅。

最令我钦佩和赞叹的是,召笑明已是八十高龄,却凭着扎实的功底、求实的态度和坚韧的意志,3万多字文稿全部用手工行书完成。

召笑明是我十分敬重的领导,又是我打乒乓球的前辈。我俩因球相识而交往,其纯真的友谊已持续了近四十年。

1985年,县直机关乒乓球比赛在县体育场乒乓球训练馆举办。有一场比赛中,我的对手是一位执横板打削球的中年人,得知他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广播事业局局长召笑明。我虽以2:1取胜,但他稳健的削球、多变的旋转和凶狠的进攻,着实使我感到吃惊:县里乒乓球削球高手不仅仅只有体委的丁小泉教练,还有这样一位肩负重任、藏而不露的领导干部!

我的教练、县体委主任曹善亭介绍到,召局长上中学时就是县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上大学时是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校队队员。名副其实打乒乓球的前辈,顿时让我肃然起敬。在和召局长的交流中,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没有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

适逢县级机关团委成立了机关乒乓球队,我们经常晚上去广电局乒乓球室训练,与召局长学习交流的机会随之多了起来。

1987年的一天,召局长带着同事于惠勇来到县委组织部,邀请我还有丁小泉教练,随高邮广电局一起去泰州广电局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场比赛我独得三分,战胜了泰州怪球手老王等,给召局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与召局长的乒乓友谊也随之加深。

1990年以后,扬州市级机关工委、市体委每年举办副局级以上干部乒乓球比赛,高邮市级机关党委也积极组队参加,成绩不是很突出。召局长作为高邮乒协副主席,十分关心我的成

长,希望我早一点符合条件和我们一起代表高邮参赛。当听到我于1995年1月提拔为市委组织部员后,他非常高兴。我报名参加了当年在泰兴市举办的扬州市副局级以上干部乒乓球比赛。此赛事,我俩第一次合作,就以全胜战绩,为高邮队第一次拿到了团体冠军。随后的1996年泰州赛、1998年高邮赛,高邮队均获得冠军。

征战十多年的扬州市副局级以上干部乒乓球比赛,我和召局长彼此相互信任,既切磋球技,又交流工作,既谈人生理想,又聊轻松有趣的话题,身心愉悦、没有压力。尤其是他工作严谨、做事低调,乐观向上、不计名利的道德品格,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了我干事做人的标尺,可谓我的良师益友。

召局长因退休和身体原因,辞去了市乒协领导职务,但作为前辈,他非常关心支持市乒协的工作。无论是住在南京二儿子处,还是住在高邮,都坚持到俱乐部打乒乓球,而且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他多次代表扬州老年队参加省级比赛,先后获团体第三名、男子单打第五名。凭此成绩,他成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高邮第一人,获国家乒乓球业余一级运动员证书。

召笑明乒乓球龄已整整七十年。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乒乓快乐、运动健康的理念。

湖县文工团等。其中,淮剧《宝莲灯》、歌剧《江姐》,一个多月内连续演出数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有的戏迷设法混进场内,站在两侧或者过道上,只是为了过把瘾。一些渔民和演员混熟了,干脆早早地守候在后台,看演员化妆,等锣鼓家伙敲响。

也许是缘分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家搬到了太平街里仁巷附近,住在大会堂北侧。只要有剧团来,早上常听到演员吊嗓子声,晚上总能听到优美的旋律。演《江姐》时,我随父亲先后三四回进大会堂看完全场戏;即使坐在家里,也能听到剧中的插曲,以致于都能哼唱《红梅赞》《绣红旗》《五洲人民齐欢笑》等主要唱段。

在大会堂台上,我曾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有时候,作为优秀团干部上台领奖;有时候,担任全镇党员干部冬训班节目主持人;有时候,指挥百名学生大合唱。有一回,还演过话剧小品《髻湖路上一枝“花”》……

随着许多新生事物的迅猛兴起,大会堂的命运也跌宕起伏。这里,曾卖过家具、开过招待所、做过仓库,后来,就像南大街、北大街上许多商铺一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湮没在市井中。

百无禁忌。”接着用酒浇中梁,一边浇梁一边唱起吉言“四句”：“手提银亮堂堂,东家喜酒我浇梁,此酒不是凡人造,杜康造酒我浇梁。一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三杯酒三元及第,四杯酒事事如意,五杯酒五子登科,六杯酒六六大顺,七杯酒七子团圆,八杯酒八仙上寿,九杯酒九代同居,十杯酒实实在在。”上梁正位后,二叔在中梁上挂喜幛,并在两端插好用金银色彩纸做成的金花,燃放挂在梁上、一直垂到地面的鞭炮。看着地面上围观的庄邻,二叔将系上中梁的整篮子糕馒糖果抓起一把又一把往下抛撒,大家“啊哦”一声,哄而抢之,喜气洋洋,好不热闹。

二叔还有一手木雕的好手艺,我的婚床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雕刻水平。婚床的正面两侧,镂空雕刻了“囍”字样以及栩栩如生的“喜鹊登梅”图案,还有实木雕刻的“龙凤呈祥”,再用大红油漆一刷,顿时满屋生辉,平添了喜庆的氛围。

二十世纪末,不少人家将平房翻建成楼房,砖木结构改为混凝土结构,木匠的“四大件”也被电动工具所代替。半百之年的二叔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无奈告别了木匠生涯,应邀到邻乡镇的一家生态农庄,干起了收储农物物资、营销有机大米、养鸡养鸭的轻体力活。干了好几年后,被子女劝返回家,赋闲养老。

近些年,城乡景观树大多数是香樟、女贞、桂花、玉兰等,很少看到楝树了。无论在何处,每当看到楝树,我就会眼睛一亮,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有时还靠靠它,很是别样的亲切和温暖。

1973年底,我从城南八里松的蚕桑场应征入伍。出发前一天的晚上,恋人前来送我。我俩在场中心大道散步,时间仿佛很慢又很快,我们走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把身影印向树干,把情感寄往明月。成片的胡桑睡熟了,风儿吹过,传来轻微的鼾声。道旁的楝树、榆树、青桐,静静地羡慕着我们。“时间不早了,请回吧。”我劝她。她停下脚步,背靠楝树。我轻轻拥上,给她深深的吻。离开了她,离开了苦楝,走向军营,我还真是苦苦恋着。

我爱楝树,也“恨”得可以。那年,大概是文革的前两年,我们家还住在县果园。大人们忙得要命,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饿,不管熟的生的、净的不洁的,弄到就吃。果园的孩子,很少不得蛔虫病的。蛔虫顽固得很,年年治,年年生。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体弱无力。父亲弄来了土方。一天,只见父亲哼着几根楝树根,那苦味呛人。哼了几个小时后,倒在碗里又黑又苦的楝树汤,真是怕人。我和弟、妹想逃,被父亲拦住。没办法,只有捏着鼻子往下灌。灌了几次还真有效。楝根的苦,竟给我们的小脸带来了红色。

五月的楝花,是春的神来之笔,夏的出场之礼。经过冬天,三阳开泰,紫气东来,这楝花憋足劲似的,“轰”一下都开了,开得满树满天,如一簇簇粉紫粉白的轻纱,又像一团团淡淡的紫云。楝花很美,花蕊呈紫色棒状,花蕊头似喇叭口,周围呈紫色,布满了花粉。蜜蜂缠绕不息,楝花蜜格外香甜。温庭筠、梅尧臣、王安石、杨基等大诗人,都以诗

去年,我有三位亲戚不幸先后离世。首先是我表嫂,在她50多岁时,即身患乳腺癌,后与病魔顽强抗争近十年,于清明节前病故。其次是一直身体棒棒的表姐夫,他生前很自信,并预言:“凭他强壮身子骨,最少活到90岁。”却在70余岁时,突然撒手人寰。最后是我二叔,他一生性格温和,与世无争。在他年近90岁高寿时,我于国庆节前一天去看望他,他虽有恙在身,仍非常高兴地对我侃侃而谈,其内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淡定。待国庆长假一过,始料未及,二叔一病不起,安然驾鹤西去。

一年内,我失去三位亲戚。在三次葬礼期间,亲友们感叹最多的话是:人生无常,说走就走。是啊,常言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只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最终我们都得殊途同归,走向无可避免的另一个世界,这是人类与大自然万物生死轮回的自然规律。

人活一辈子仅短短几十年,最多百余年。每个人在人生过程中,要学会享受这个过程,把控好节奏,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能让一些身外之物妨碍自己追求的人生梦想。一个人哪怕一辈子就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留给

依偎楝树

□ 淖柳

为楝树、楝花立传,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元末杨基的那首《天平山》: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夏天是楝果的天堂。楝花悄悄隐去,慢慢结出了绿豆、黄豆、花生米大小的青色楝果,这楝果蛮吃重的。楝果,从夏天走进秋天和冬天,由青到黄到白到黑。楝果黄了,孩子们动手了,一把把捋下来,藏在口袋里、书包里,放学路上自导自演一场场“战斗”,有时当子弹抛撒出去,有时夹在弹弓上,向“敌人”射击,不管哪方中弹,倒下一会儿,又神气活现地继续战斗。深秋,楝果呈白色。我们再次下手,用竹竿,或猴子般地爬上树,采来成包成包的楝果,过秤给收购站,换来了学杂费、零花钱。果农们将楝果在水里浸泡两三天,搓去外皮,晒干收藏,留着播种。来年春天,看到自己采摘的楝果,长成一行行小树苗,我们的心情如同楝树的绿叶,碧翠明朗,满满阳光。

冬天里,树叶落尽,其它树的果子落尽,只有一串串顽皮的楝果赖在树上。记得有种名叫“辣嘴子”的小鸟成群飞来。“腊嘴子”的嘴尖辣得很,连什么鸟也不碰的苦楝果子都吃。它瞄准楝果,振翅、啄住,在嘴边翻滚几个回合,白或黑的外皮就掉了,便衔到砖石或院墙上,上甩下掼,左碰右磕,果壳破了,得意地吞下果仁。接着,又瞄准下一颗楝果,乐此不疲。

去年五月,回果园聚会,我又看到久违的绿荫荫的楝树。走小们热聊之际,我跑出来,走到楝树下,轻轻拍着,紧紧依偎着。此时,我想起汪曾祺先生常念叨的:“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人生无常断想

□ 方爱建

社会或后人,也行。人生是一场体验之旅,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走了,若还有人时常惦记到你,就算你了不起了。

人来去匆匆一辈子,生未喜、死无悲,生求荣华富贵、死后荡然无存。生前即使有再大的困惑,到死后即可迎刃而解。比如说,生前有人时常抱怨社会不公平,为什么有人住大别墅,有人住破屋?这问题死后绝对公平不过。无论富有贫穷,名流凡夫,统统归宿于一个小盒子里。

人的寿命长短由多种因素决定:遗传、环境、情绪、医疗、运动、睡眠、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健康长寿是每个人追求的愿望。你若平日注重运动保健且心境平和,淡泊名利又乐善好施,延年益寿亦不是没有可能。自古即有“仁者寿”之说。

人活着与死亡,有智者说,都一样,即一个活在有生命的世界里,一个活在有灵魂的世界里。尽管许多时候死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但还是活着总比死去好。依我说,世界上,除了生死是大事,其它的都是小事。